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正德臣二

周經 雍泰 許進 林瀚

傅珪 牟斌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父瑄以鄉舉爲南京刑部尚書
剛直勤敏任大布公無所避忌卒諡莊懿經少而莊
穎以蔭補太學從其父習聞天下事慨然有用世志
天順三年以進士選庶吉士與劉健張元禎並爲李
賢彭時所重五年授簡討成化三年陞編修以左春

坊左中允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起立拱聽
內閣大臣謂當請太子坐經竟不請在翰苑春坊幾
三十年考較編摩並舉其職太子登極爲孝宗同事
者俱進崇階經以端諒持正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講
而已已旣擢禮部右侍郎已改吏部轉左上欲以通
政司經歷高得祿爲叅議示旨吏部經執不可與王
恕䟽論靈壽人獻大明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
議不得經謂諸司宜會奏尚書耿裕屬經草上得寢
六年諸司以災異言事裕復推經草䟽經請早視朝
勤聽政卽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其言斥樂戲

一事尤激有踪跡草者經曰經自坐裕曰我當事當
曰我時論兩賢焉九年擢戶部尚書人謂經出自翰
林能文章而已乃決滯削繁莫不曲中至其執法持
論亡隄也孝宗朝寬仁弘恕戶部握天下利權奸蠹
所萃挾勢行私不可殫紀少不如意毀辱繇之經一
按行祖宗成憲事所不可雖成命已下抗疏力言闕
宦戚畹有請乞一切減罷上雖不盡用因而裁之屢
矣經爲戶部寬逋緩征減省冗濫四方告災必覆奏
蠲免每委官監稅恒以節愛爲言課入多者與下考
異時苛切得名而寬平貽譏者其風爲衰人謂宋李

沉不用新進喜事王旦念竭民力經兼之也

諸王府多奏欲

自領河相所賜稅罷其官經言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經言鹽筴本以濟邊各有分地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必滯浙江守臣請給竹木銀鈔稅爲織幣費經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小民困徵役乞暫停織造大同缺馬尚書馬文升請給所獲銀就市之且戒督程官毋得沮格既得旨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其詞甚濫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今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盡輸太倉經言國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春齋醮土木之故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括天下之財盡輸太倉恐非救富於民之意又有首取大倉銀三萬兩爲張燈費經言不可以小民膏脂供耳目玩好靈臺奏增廳掃卒當給月稟經言禁炮非外人得入不過爲守者私役耳清寧宮災方議備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經謂東上歲歉見食不可使遠去輒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僱役得停改外戚張延齡有河間賜地旁近民田千餘

頃欲并符之且乞赦加稅銀二分外經言河關多沮刻比因久旱貧民卽退難地耕之遇漕輸沒卽欲加稅精助無窮害且王府賜田例祇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特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冊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特無以爲業人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育以雄縣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因經奏皆抵之罪太監李廣以左道得幸既死

上得廣舍中籍皆記中外饋送而不得其主名上怒科道官通劾在位諸臣尋置不問皆廷謝經獨上疏曰昨者科道官劾奏故太監李廣并奔競李廣之人臣名亦與雖蒙恩不問實含傷忍痛無以自明臣累承列聖超擢今秩受恩如天惟有淬礪無負終始果若科道所言是夷狄也是禽獸也當自死滅奚待謹

責且人奔競李廣者冀其進言左右圖春寵耳陛下誠憶廣在時曾否言臣更乞勅法司將廣家人嚴加鞫問必究簿籍所在臣有遺廣卽不須多但寸金尺帛便斬臣首宣示百官果無干涉亦乞昭垂洗雪使天下曉然知臣非貪嗜無耻之人庶得展布四體終事聖明若令含污忍垢苟就班行必將悲傷抑鬱死填溝壑目且不瞑蓋經之自愛如此經於貴戚近倖有所陳情旣一裁以法會有中官及部屬以言事獲罪經與同官疏掄聲稱藉甚而怨謗亦生十三年以星變乞休許之特加太子太保賜勅給驛予月廩輿

隸命下廷臣吏士相顧失色下至民商廝役駭傳怪
問自公卿以至郎署乞留者若干人數年之間中外
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武宗嗣
位起南京戶部尚書辭不赴頃之丁繼母憂正德三
年服闋改禮部復辭上降勅卽家起之至京疾作寓
都城外上遣人慰問賜玉帶及通鑑纂要比蒞事數
月疾復作累疏乞休乃許之復賜勅褒諭推封三代
月廩輿隸視昔有加經塔曹元時爲兵部尚書留經
暫駐京邸以便醫藥明年乃行或譏其濡滯又明年
卒贈太保賜諡文端命所部治葬諭祭經妻韓慧而

知學子曾舉進士官尚寶少卿李東陽銘經之碑曰

國有世臣實稱濟美其最貴者尚書父子施何耿王

維白及倪周氏其一他莫與齊

施禮純何文淵喬新耿九疇裕王恕承裕

白圭鉞倪謙

岳楊一清曰爲法曹而刻則傷人身爲

戶曹刻則破人家放頭會其斂之法慘于赤族桑羊

孔望之禍烈于周來趙張希有見而言也周公當

職先恤民後理財而刻剝聚斂之風爲之少變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幼苦學中鄉舉五上不第同學

李錦勸之仕泰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

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泰而友他日遭家變向泰

質疑泰曰凱風至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錦未心允

泰策驢去曰非吾友也錦行隨五里泰坐自若錦強

挽曰命之矣始下與別成化五年成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束薪便道還之有友詰泰泰曰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如何初仕而貪也陝西巡撫語泰前者辟人不勝職今後不敢復辟人矣泰曰豈可因此怠進賢耶寧人負公莫公負國巡撫深服其言謁選吳縣知縣吳中田傍湖湖傍田悉淪於湖漲前尹欲堤之厄富室不就泰舉前事富室復讒太守泰答富室百竟成之吳人號雍公堤吳人有其妾死妾父訟夫密殺之匿尸湖石下今知死處已兩月矣泰按視尸死當近日召父訊之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湖石

下且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假他女脅財耳
一拷輒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裯泰不荅其僚勸
泰應之泰曰吾吳人父母吳人吾子也剝子賂友於
友何厚於子何薄擢入爲御史初巡南城豪右斂跡
聲震京師已巡居庸紫荆二關及巡鹽兩淮且滿歲
巡撫都御史以泰力遏權要商民感悅奏留一年初
泰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
室已陞鳳陽知府未至丁父憂服闋改南陽居一年
兵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大舉泰爲山西兵備副使
千戶韋瑛者誣收謀逆百人子俊會鎮守巡撫將坐

實上奏泰曰人命至重其可輕邪若出誣收得無賞
一奸殺百良疑讞可子俊悟從之至京果誣百人俱
免居一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吏部尚書李裕曰公
待雍何驟耶裕曰雍廉使風力無雙豈云驟耶泰剛
直有時名然其行事時涉卞厲民有罪或杖至死泰
出太原知府珍遇諸塗辟稍緩泰名珍塗跽數之珍
起抖擻其衣曰豈失朝耶而至此泰曰汝壞朝廷體
統非罪也耶猶敢出許言答之珍慙于朝告泰杖人
至死狀收下錦衣獄刑部讞當酷刑罷官刑部郎韓
紹宗走見王恕曰雍泰朝之直臣公有進退人材之

卷之六 六

責可避鄉曲嫌坐視之耶恕奏泰所坐非例得降湖廣參政至官有被誣爲盜者數人累歲不解泰白釋之武昌知府達貪霄諂媚常得上考泰注下考黜焉弘治初陞浙江右布政使吏部尚書屠瀟家衆販私鹽鄉人倣效盜竊橫行泰先收屠家衆抵罪同官咸諍泰曰如此爲屠公福耶爲屠公禍耶且屠公寧知之屠公不知我爲禁治非其助耶其知也治不甚爾存朝廷法亦存屠公情旣丁母憂未釋服徙爲山東左布政固辭不起十二年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無室家者授兩淮故

來請泰與完聚復至千人參將李稽者李東陽姪也
爲部下所告泰召斥將奏治之稽陽跪階下請受責
度泰必見寬泰曰此亦軍法令縛下擊以大杖科道
官承望東陽意劾泰擅杖將官坐免既歸日居韋曲
別業不涉城市陝守今非性所合縉紳失守者雖造
門不與見從遊鄉士或有過失名而命之族黨犯罪
告有司勿庇吏部尚書許進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
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武宗卽位給事中趙士
賢任良弼御史張津陳順交薦泰有敢死之節撥亂
之才時劉大夏爲兵部尚書覆奏起用馬文升爲吏

部尚書推忝南京右副都御史固辭不起居二年許
進爲吏部尚書又以操江右副都御史起忝其秋陞
南京戶部尚書劉瑾忝鄉人也有勸忝行金道謝者
忝曰吾進退在天居兩月御史東山參宣府都御史
浥爛邊糧語及忝瑾矯旨令忝致仕故事吏部奏遷
官具履歷行事上請許進遷忝時去其失官狀不具
有言瑾者曰許尚書外示伉直公前佯恭敬如雍泰
平生剛暴爲按察使責辱知府爲都御史責辱參將
屢被貶黜進故隱其履歷欺公用之外言非本意用
者爲劉公之鄉人瑾怒遂矯旨令與文升大夏進士

賢津俱爲民良弼順等五十六人竝輸米邊鎮人三百石先罷者三之一戍謫及死者免輸進子讚誥俱輸贖調外任泰自是長居草曲旦夕焚香危坐或拽杖扶童休樾濯泉撫景自詠與田父羽流談稼穡講鬼神時自謂與鬼神通而後進皆言雍公咲居頃之有司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攝捕卒因是取人財污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泰捕卒數十笞殺其巨魁二人餘送治于有司其居鄉峻厲如此年八十卒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肉爲尚書未製緋及卒家人製以斂爲請葬祭於朝禮部覆奏

故尚書雍泰才明斷剛既廢復起操行清介終老不
渝雖嘗被劾不累其生平奏上予之

許進字季升其先長安人後居靈寶

進之先隋有楚州刺史法光唐

譙國公紹左相國師洛州長史力士海東慰勞使輔
乾同州刺史經卽家同州宋有給事中承宣閣千
士大用進士巨圭都官員外宗進士才端明殿學士
陳復東遷長安父四世爲金兵馬都元帥威西征過
靈寶愛其屋父聚安定教諭進登成化二年進士以
上始居焉

御史巡按甘肅靖邊鄙黜貪暴并按山東憲事益舉
故事巡按有所問治下三司上報而已進於官吏豪
右事悉自理之歲荒節財役均輸糴民以亡害既還
京率諸御史劾奏都御史鉞疏抹御史強珍坐奪俸

中官汪直怒進無以中之有道士以黃白術干鎮守
湖廣總兵李震不遂遂誣震招夷軍爲不軌汪直逮
震家百口諷錦衣鍛鍊成獄憲宗疑有寃命都察院
勘問不敢二詞進爲其寃狀上命卽誅道士直怒求
進亡所得一日上章章訛奏進被杖幾死滿九年考
出爲山東副使時值鄉試有欲私貴家子者進厲聲
曰今天下事廢且盡稍存公道僅取士一途審爾何
所不廢也東昌有一武人子道遇故人拉飲酒肆中
故人者諸生年甚少而武人子身懷四金暮歸武人
子被殺不見其首武人訴諸生生不勝拷自誣服進

察生有冤騷拘縣中賈客取驗其私曆則見酒家易
數布是去武人子見殺之日三矣名鞠之卽自服獲
武人子首空桑中泰安一富豪撻人折股死舉屍棄
壑囑鄉鄰無所敢言死者兄訴官獄數年不就進隔
取一人問其村巷居人門戶姓名又取一人使言行
殺者姓名以前所告詳詰之其人謂進久私行知其
事卽吐實富豪驚愕稽首服罪其察如此進嘗行圃
指畦蔬曰爲政如理此蔬矣須備知某可灌某可藝
貿貿爲之得無亂乎二十三年以地方事與巡按俱
逮至京下錦衣獄孝宗卽位赦出之旣改元命爲廣

西按察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虜大舉犯邊
進砲石烽火不絕相應係帶馬尾飛塵漲天虜驚爲
兵衆議款如舊款貢人歲率三千少亦不下二千皆
戢戢下馬關門外脫弓矢入館代府諸郡王與廵撫
通酒食乾沒芻餉進一切持法行武邑王聰沐不律
發其罪廢爲庶人太監巖侵餉撓軍按劾之巖撫拾
中傷驗問亡實竟坐擅用藍絹旗謫兗州知府至用
寬平治衍聖公弘泰問曰公此來政體何異昔年進
曰往法官也而今郡守如昔治之不謂威雷卽見忿
滿進以親吏民亦用絕物議也錦衣百戶全鸞應詔

言進端謹剛方聞望才識足以伏奸當鉅故巡撫大同倉庫充盈軍民閒宴獄訟持平豪傑遠戢抵緣精察太過遂坐排斥左遷請不次擢用南京後府經歷周廣榮亦以爲言居充四年遷陝西按察使先是北虜大寇甘肅都御史馮績罷爲民廷議復擬進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土魯番牙蘭據哈密虜其王陝巴進與總兵劉寧副總兵彭清率兵冒雪食乾糲飲冰水蒙犯矢石四十餘日襲克之還哈密王故城九年論功進右副都御史其年詔巡撫陝西廉察守令臧否軍民利病上下肅然今藩臬巡所部府十日州縣三

日籍記行事憑而稽之先是張敷華撫陝有名至是關中人謠曰明鏡張許重光十年名爲戶部侍郎與尚書周經竝留心國計明年轉左廷推大臣有不協者進揭之衆中人謂侵官進曰古者大臣知無不言况會議乎北虜火節寇宜大命兼左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軍出居庸關下令曰總兵官所領參隨諸人故貴介子弟類言自備鞍馬報效立功今竝不予傳若餼給行糧三升而已到鎮便編伍聽征有買功侵擾者軍法從事近習不便不數月有言進畏怯無功者坐參劾將官不與兵督同議罷職致仕御史曹玉

等下至吏胥陳景賢抗疏乞留不報進家居對客談
哈密事矍然自喜顧客曰進老矣顛直多忤無益於
時幸際太平安度餘生卽不虞有疆場變尚思報國
恩荷戈先士卒死焉能訣兒女子牖下耶鄉之耆艾
問曰公昔爲士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進曰吾
亦以朴真仕居久之西夏不寧廷臣會薦可陝西總
制而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等及先後薦進者四十
餘人孝宗方欲召用不久晏駕武宗嗣位北虜寇大
同戕三遊擊將軍科道官復交薦進名爲兵部左侍
郎命兼理部事明年代劉大夏爲兵部尚書仍督團

營進居官五月章凡十數上多與權貴爭論駁執陞
賞請求一切杜絕軍士冒濫占役並清革之南北邊
文書狎至改閱如流蒐輯累朝事例奏爲絜令以瑾
吏奸尋改吏部旣受命切切以薦賢爲意先行誼後
才藝奔競請托尤所抑罷行取推官羅鳳文謁文選
不聽文選郎短其驕傲進曰爲推官不屈文選今爲
御史畏強禦耶遂用之孫燧爲郎中時與郎劉某皆
進素識劉頻候問而燧疎邈進卽推燧大理寺丞至
其平生嚴毅自持乃後進入謁必畱語良久以試其
才用其可用者不啻已出初總督團營時與劉瑾同

事一日閱操畢呼三將官大杖之瑾問故進出權貴
干薦書示瑾及爲吏部瑾有親托皆拒不納瑾時假
借詔旨戕害縉紳進輒委曲調護遷謫者處之善地
或卽復之有荊州知府貪暴亡比監司不敢署劣考
進特奏爲民知府賄瑾中批畱用且命列考語上覽
進旣列考復自署後卒不得畱瑾爲人求吏部侍郎
不得進有所推六上不下或勸進通瑾一言進曰扶
同奏啓國有明憲雖百推改擬耶論者謂吏部選法
之公自王恕而後獨進一人進每論前輩長者則曰
周伯常雍世隆不用吾卽死不瞑矣累加推薦上皆

從之而大學士焦芳者因請托不遂謀起張綵爲文
選郎中共圖擠進綵時譖進於瑾故事主事得署員
外郎郎中事進有所推瑾曰安得一主事署員外郎
再署郎中耶坐越制除官勒致仕頃之御史言浥爛
邊糧語及雍泰瑾以進與馬文升劉大夏俱嘗薦泰
者竝削爲民時進子誥爲翰林簡討讚爲翰林編修
皆調之外任而意尚未已進在大同時嘗籍軍出催
役錢曰尖丁御史王汝言巡按大同瑾遣給事中往
勘劾而密致汝言書給事中曰劾則殺許公不劾則
殺吾二人吾自經也汝言曰寧殺吾二人乃自草奏

白其事瑾大怒令改劾給事中曰吾死矣汝言仍前
以上瑾曰二人不思還京耶時中旨逼切內外竄匿
進曰吾自死耳遂仰藥死而瑾已伏誅矣進子孫諱
言之第以爲進卒復官致仕如故贈太子保進立
朝無朋拔擢皆出公論去世二十年謚典見格嘉靖
初乃得謚爲襄毅進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論議洵出
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請托拒絕少時被父撻指
出血後舉指示人感泣不已其爲吏部尚書有貢士
就銓輒急銓之曰先祖嘗爲此官其孝如此生八子
有官爵者七人詔鄉貢士誥南京戶部尚書讚吏部

尚書入內閣詩工部主事詞鹽運使誌青城尹論兵部尚書金緋銀艾並聯通籍一時海內莫京焉誥博學能文讚小心守法不敢任進退世宗稱其端慎值夏言嚴嵩當事不得盡所志論有才略好談兵

林瀚字亨夫閩縣人父鏐以進士仕撫州知府吳與弼稱其節操既自免歸友人戴弘齡方嚴慎許可對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坐客以爲名言瀚成化初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累陞左春坊右諭德孝宗

三年爲國子祭酒尋加禮部侍郎掌祭酒事瀚典國學十年教士嚴而有恩立規發歷雖勢要子弟不得越次請托歲合得繕金悉爲諸僚屬次第鬻置公署省其儼貸瀚居官潔脩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士大夫有問終日酬應無矜怠之氣久之爲南京吏部尚書言事忤旨乞致仕上慰留之尋引年乞休不許武宗改元改南京兵部尚書數與內臣不協劉瑾用事南都諸臺諫以建言被逮者瀚往驢送盡禮瑾以是銜瀚甚先是給事中艾洪等劾太監高鳳併鳳姪錦衣指揮得林納賄謀陞有旨鳳致仕得林管事如故

及劉健謝遷去位給事中李紳劉蒞疏留之武靖伯
趙承慶傳其奏稿辦事官填堦錄邸報往應天府尹
陸珩所珩以傳示諸司瀚聞而歎息而南京給事中
戴銑李光翰徐蕃牧相徐暹亦劾鳳得林又與南京
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臣李熙任諾姚學
禮姚鳴鳳陸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十
餘人各具疏留健遷兼言上晏朝廢事與六七內臣
新進佞幸遊飲射獵上大怒械繫銑彥徽等下鎮撫
司鞫之詞連瀚及承慶珩洪紳蒞堦詔承慶停半祿
閒住瀚珩各降三級於外任致仕洪及銑等皆杖闕

下爲民惟諾蕃詭奏不與知得免於是降瀚浙江右
參政珩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同知無何瑾復矯旨列
瀚與健遷等爲奸黨瑾誅御史凌相等言瀚德尊望
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御史汪正又奏瀚居
家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廷
梈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
存問時瀚年雖高應泛周旋禮意勤懃簡答題封皆
手自治瀚至方若員至勇若怯內粟外溫天下稱厚
德介守必歸焉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瀚
子庭桂庭枝皆鄉貢進士庭梈世宗朝爲工部尚書

嘉靖初大工頻仍費出不貲庭棊議借內帑及他部
之防羨委曲調處不損公私世宗謁天壽山駕出倉
卒庭棊運機善任道涂供帳悉見辦治上悅賜麒麟
通袖紗羅衣橫刀銀瓢鸞帶諸物廟工竣事加太子
太保其卒也賜諡康懿庭棊嘉靖中禮部尚書餘子
五人廕叙者三人庭棊子炫恬敏曠達刻意爲文官
通政司參議不究於年庭棊子爓禮部尚書烜亦至
大官皆以清謹著其世始漸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寢
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之遂生庭棊也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選翰林庶

吉士弘治二年授編修正德初累陞左諭德兼侍講
劉瑾摘翰林所修會典訛謬有旨降珪修撰俄陞中
允累陞吏部左侍郎其時長尚書者楊一清爲人博
大尚通而珪朴直端毅耻浮薄寡嗜好數爭尚書之
不公尚書遷珪禮部尚書見爲越次實中遠之也時
朝政當劉瑾濁亂之後諸司弛玩珪振舉飭治一尊
成憲部事往時簡於他部自珪爲之數有執爭乃特
繁大珪初在翰林貌若樸木及爲禮部氣節才具卓
立併見士大夫皆稱服之臧賢用事教坊恃賢寵小
其印欲大之詭言篆文暗漶又請易所繫園牌爲方

擬諸縉紳珪曰篆文暗憑吾能明之繫牌故吾能易
之新欲大欲方不可得也寵可恃耶禍至無日求小
求圓其將能哉番僧奏求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
時上宮中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顧無徵以諫珪
卽劾奏僧與至尊稱號竝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
番僧之求亦止吏部侍郎陸完征劉六盜久無成功
太監閻乃先行左右賞闈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
軍下廷議珪衆中作色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冒功者
多失將士心茲復爾爾賊在肺腑民譁然思亂禍旦
夕及宗社吾儕卽死不償諸公唯唯尚何待乎明日

監鎗竟遣傳旨令珪致仕珪爲禮部一年耳其去也與孫交同時南京御史徐盈疏至請並留交珪有旨責盈妄言珪範律甚嚴對人侃侃無所回互居閒若不別識遇事則精核明審人莫敢干崔銑嘗與羅玘論一時大臣孰堪內閣玘曰能割頸者斯可矣銑曰孰當之玘曰若求其次殆邦瑞乎珪嘗言政事文章出于一文章可行卽謂政事政事有條卽爲文章其爲文溫雅典則完質獨存家居闕圃遊山不及朝政臨卒棺槨衣斂皆自處分戒子弟無乞恩澤旣卒撫按官以聞賜祭葬諡文毅

牟斌字益之弘治初爲錦衣千戶十三年虜大入寇
守臣邊帥聲息不相應匿不以聞兵部尚書馬文升
策邊事急請遣使往視使斌往斌直劾諸臣悞弱掩
敗狀皆被旨切責久之以指揮領鎮撫治詔獄戶部
郎李夢陽言壽寧侯下獄屬斌治斌謂夢陽曰郎封
事大善卽言壽寧胡不指實及其羽翼耶夢陽曰慮
對耳斌曰對則斌能剪之矣因傳輕贖具上夢陽得
解正德初劉瑾用事逐大學士健遷削尚書文籍南
京給事中御史劉蔭戴銑等數十人合奏瑾罪奏以
權閹爲首語皆逮下詔獄御史任諾王蕃之詭不與

奏也斌曰古有耻不與黨人者公胡悔忠耶因爲蒞

銑等輕刑奠居及且上奏劉瑾要斌削去權闕二字

斌不可退語同列曰留之則諸公之章有名矣昔宋

鄒道原以失原奏被害吾儕何必阨賢士大夫用自

計爲瑾大怒矯詔廷杖斌謫戍之瑾誅名還領鎮撫

如故其時與斌同事者韋壘壘爲人亦如斌南京給

事中劉絃者以公事過淮上其族姪祥爲淮安守發

巡卒護絃舟舟與織造太監喬忠遇忠怒絃舟阻塞

掠其二卒榜笞之羣卒大擊忠舟絃不能禁忠走什

傷額至京衆創訴上上命執祥絃考訊之大閹張祥

納忠賄授指於斌斌竟與璽輕擬忤旨皆降沔陽衛
百戶相繼卒世宗卽位副都御史吳廷舉上疏追理
二人詔復其官賜一祭斌武人也而博學儒衣冠直
節懿行卽名經術士大夫蔑如也故有三子喪其長
者有司賻之金三百斌卻不受而指其存者曰職刑
不衷累及大兒不懲而貪行及此矣翰林崔銑曰正
德前後弄權者三大閣前則劉瑾以慘行其毒中則
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等以愚暴肆
其罔士靡靡矣獨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三人
侃侃全大節祥爲淮安守亦有聲

郎曰周經執經雍泰任直許進焯乎賢公卿也林瀚
中爲介傳珪周劉之儔乎牟斌武人與二公竝稱安
可使沒沒也雍傳二公皆無子乃若家門簪紱之盛
正嘉之際靈寶閩縣以爲望推

范輅

孫燧

許達

萬木鄭山趙

梅亭遺業景允附

范輅字以載桂陽人正德六年進士以行人授南御
史首言先帝之時榮王留侍宦瑾亂法陰逐去京今
震儲未兆當妙選宗室以備君貳俟青宮定位然後
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復言上馳騁

騎射服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聞者以爲謹是
時軍官簡文佑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
監安構隙寧淮捷死淮長史典南京守備太監琅貪
婪暴雷輅歷指劾南都稱快其言武宗納馬姬事比
擬過直人尤難之十一年奉勅清軍江西宸濠方熾
有勸引避者輅曰張公理輪正我今日至未數旬論
濠優恭僭侈居擬皇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蔑
棄典禮太監真附醜翫正賈貨無厭指揮宇傳泄諸
司動止於濠罪狀重多且請上出郊原嚴警蹕盛扈
從以防不虞疏上濠真遮格之先誣奏輅離間骨肉

毀謗宗藩羣姦假旨逮繫拷掠尋武宗北狩縲絏七月方送法司議罪駕復南巡淹繫經年爰書始報謫龍州宣撫司經歷既至修學宮葬枯骨授生徒教弦誦夷人化之世宗卽位南京吏科給事中孫懋等言宸濠擒戮黨與誅夷而御史范輅周廣給事中陳鼎實首折奸萌今或謫下位或齒編民非所以彰曲突徙薪之賞御史亦以爲言下吏部復原職送者填道泣別名其厓曰滴淚閱數月一再遷江西副使備兵饒州威惠流行盜戢民安有郡守乖禮因輅面詰遂生荆棘且見忌鄉宦構興讒謗言官論列漫及於輅

韓懷疏卽歸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尋以胡世寧薦起累遷福建布政使卒于官妾張氏自經而從之子永寰永宇永官皆薦鄉舉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其先富春人文章節義代有聞人燧弘治六年進士爲人沉毅有大略初授刑曹歷郎中法司踵劉瑾之後多承望風旨移情就獄吏部尚書楊一清當朝審閱獄辭多不直許原問官莫能對燧從傍代對甚悉一清大賢之歷任藩臬有聲一清爲相薦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蓋其時寧庶人反形已露一清知燧必能逆折之也始燧見庶人時

時感動以大義庶人久飭詐名殊加敬禮既而惡堂日興不可掩翳燧廉得其府中渠魁數十人置之法庶人始內銜通中朝太監蕭敬與吏部尚書陸完急去燧曰幸代以湯沐梁宸者兩人副使胡世寧言庶人於朝庶人反奏世寧離間下撫按會勘燧奏上委曲明世寧無罪錢寧矯旨下內閣切責燧械繫之一清持燧奏不下燧度庶人終當不靖檄郡邑繕城濠蓄糧餉練丁壯請於朝重備兵使者權布置諸道山邑民有獷悍易煽者奏置官守其處徙會城兵器於外而陰具䟽言寧王宸濠列藩王親宗室富貴矣臣

惑乃不知其所爲齋重寶入京師者踵屬路郵陽
吏名捕之急輒竄正西山墳殿中不能得太監畢真
徙鎮守浙江王厚爲贖別時辟珥語真首肯良久去
他顯著狀未論論其蹤跡可疑慮者時武宗北狩屬
車日遠疏七上爲庶人所遮諸權倖又持燧奏示庶
人以索庶人金寶燧知庶人反有日與副使許達議
先捕羣盜調官兵舟師城下俟變庶人大恚宴燧酖
之不得及生日爲公燕候其旦入謝執燧與達俱殺
之語在寧記時盛暑晴明天日忽翳庶人驚異江西
人爲燧達具棺素服哭奠於棺次日庶人旣爲王守

仁所擒燧子堪徒跣赴難啓燧棺更殮治燧顏色如生異香蒸蒸自棺起世宗卽位贈燧禮部尚書賜祭葬立祠曰精忠廕子錦衣千戶燧子三人堪武舉第一講兵略習弩事爲天子教弩卒數千人以備虜其死也以毀母歷官都督塢尚寶卿陞禮部尚書陞子鑰鈇銖鑛皆仕至大官鑰子如法言事坐謫籍始燧至江西治官舍掘溝得古鏡背刻字二十餘其文曰光運忠扶日月心感天揚照忠獨難塞天不世內靖期以昭明宇晝奇怪觀者不識燧死文如著燧與胡世寧王守仁竝浙人竝舉弘治五年鄉試夜半文塲

見二道人東西立一衣緋一衣綠合言曰三人好
作事已不見庶人之變世寧發之燧折之守仁平之
許達字汝登固始人長身巨口猿臂燕頤年二十餘
以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今行其境中先是山
東劇賊劉七齊彥名等大起州縣吏閉門自守或遺
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遁達爲樂陵樂陵無城卽
城城浚隍部隊鄉兵令人緝故鞵底爲甲胄腰繫牛
耳刀搦鐵聯環雙頭棍今民築牆屋外牆高其簷開
竇如圭家今一壯丁執刃伺竇內餘皆入隊伍今日
守吾今視吾旗鼓首功上賞違者有軍法因設伏巷

中洞開城門如虛縣然賊至伏發賊火無所施刃無所展入竇若出走者刃棍交發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超陞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自陝西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奔去達力定之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正德七年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達追至高苑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達追戰於楊二莊剿平之陞江西副使寧庶人將謀變達言於諸公曰寧府果暴恃權寵也權寵曲右寧嗜重賄也重賄靡不至藉盜藪

權寵難去寧府難制策有翦盜翦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果暴孤矣宸濠反有日外人皆知孫燧未卽發也逵甲而夜擊都御史門鼓入則燧方與客飯逵推破其食案曰此飯客時耶明旦入寧府挾四匕首靴中方宸濠詰問燧時逵從下大罵連聲呼賊出匕首遙擲之連擲皆不中宸濠怒使執逵出曰我不能殺汝耶逵曰汝能殺我天子殺汝先後聞耳反顧孫燧曰疇昔之夜言爲今日遂並遇害天方暑屍不臭腐蠅蚋不近數日世宗卽位贈左副都御史諡忠節遣官諭祭安葬命有司建祠其

鄉廕子瑒錦衣千戶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山東御史
芸言瑒所得錄以遠死難功遠保障山東設策巷
戰尚未叙及下兵部進瑒官一級始宸濠反時河南
人傳言寧反殺一都御史一副使逵父曰嗟乎吾兒
也爲位而哭友人都給事中張漢卿曰寧邸必反汝
登其爲文山乎司業郭价夫曰許公死忠其素定非
臨難倉卒委之無可奈何者

萬木鄭山俱新建人宸濠遣奄較四出籍民田產
叔召豪強不附者縛之去木與山會鄉衆舉義立
營部署已定會濠黨謝重一馳騎暴村落聞擒而

致之約人舉束葦置于張睢陽遺廟壇前出重一併其馬生焚之自是濠黨不敢犯一日二人飲江上遇宸濠腹心盜凌十一等遂逼令入舟趣見宸濠烙而椎之皆罵賊死

趙楠南昌人縣諸生兄模嘗捐穀佐賑宸濠夜捕模使助餉楠代模往宸濠威脅之詞氣不屈被掠死

辜增南昌人被宸濠迫扼抗節不從一家百口皆死於難時同縣有諸生劉世倫儒士陳經官義士李源廣亦被掠不屈竝死之護衛較尉楊宜洩宸

濠謀於京師宸濠使人往捕托投江免

葉景允新建人族居吳城鎮兄景恩以俠聞宸濠將作難遣較尉擒脅之景恩不從死獄中宸濠兵過吳城景允倡義衆三百餘邀擊之寇分兵景允家焚殺甚慘同族葉詩景修景集等四十九人死焉

郎曰范輅與胡世寧首折宸濠之奸而孫許橫批之星斗有政天夜亦明江西人言孫公就縛時年頗高筆者折其臂贖贖耳許方三十有六罵不絕口挺而立刃斫不動也朝命建祠孫公尚左乃始則尚許夫

孫公措注峻密無須史忘防豈大聲色哉王允寧傳
孫爲其語甚壯也太過乃或以孫保濠賢孝爲貶舉
王新建乖戾時語疑其觀望蓋小人好議論不樂成
人之美韓退之固云

羅僑

張欽

黃龍

羅僑者字維升吉水人也以進士繇知縣陞大理評
事正德五年春京師亢旱黃霧四塞風霾蔽空天雨
土晦冥數日勅三法司減罪雪獄大學士李東陽請
大需寬恤廣德意而是時劉瑾用事法司畏望出減
死二人而已僑上疏頃者一春不雨風霾累日陛下

特降綸音蠲運坐貫適卒大學士李東陽條疏數事
荷蒙嘉納咸以天意回在旦夕而齋戒夾旬雨澤尚
滯臣愚謂天心仁愛未已欲陛下每事懲創擴充善
端也夫古者視朝遊觀皆有常度賢妃有鷄鳴之告
大臣陳卷阿之詠今陛下臨朝或至日晏宮掖之戲
喧器達旦殆非所以愛群臣大基業也臣願陛下宵
旰圖治無遊于觀便殿則閱奏牘暇豫則覽經史古
者三公論道工誦箴諫故我朝以輔導責之內閣言
責付之科道邇者百姓流移楮衣載道民窮財盡元
氣索然羣臣不敢言以有科道也科道不敢言以有

仆也宰相言之不盡復諉誰哉臣願政事得失生
民利病陛下與宰執商榷於內許科道直言於外古
者進退大臣皆有禮貌黥劓之罪不及大夫邇者公
卿方進隨罷先朝忠蓋者德如劉大夏者猶不免竄
戍况其他哉臣願賜放免以示生還古者律以繩民
例以輔律我朝大明律及見行條例最爲精密近日
法司比附深巧隱中善人臣願勅今後問刑止依正
律果有情重律輕者必奏請裁決毋令權豎得持其
閒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夫天下
人主之巢也徹土繆戶乃不如鳥臣實傷之敢昧死

言時瑾肆雷立威朝士緘口時政久矣及是僞輿櫬
俟命朋友同官莫敢相過既入瑾欲寘僞死李東陽
抹解乃矯詔詰責僞回護大夏凡數百語下廷臣會
議廷臣依違而已得旨姑改教職使歸化本土姦頑
若能盡移風俗方許奏聞起用其秋瑾敗御史凌相
薦僞燭事幾於未露遏氣焰於方張宜大用以勸忠
直明年復官乞病還寧王宸濠反僞與家居右副都

御史王懋中首與王守仁定謀設策竟擒獲之世宗

卽位起知台州府治行爲天下最賜襲衣牢體

僞知台州

與學禮士愷備宜民訟者至與款語利害多解去歲
麟備行阡陌舉冠婚喪祭禮以教民布衣服尺賢通

貧僑禮之上坐訪民間疾苦凡具以所聞告
大喜爲置童僕給侍尊禮之台人多興起
二年

都御史姚鏌奏曰在昔武皇臨御八黨擅權逆閹劉瑾首竊魁柄在廷之臣拱手杜口莫敢先撻給事中劉陞評事羅僑獨處雷霆之下首搏豺虎之橫謂遇聖明宜先獎擢而陞竟知長沙僑竟知台州懷忠盡節之士待以常調人靡所勸臣伏悲之於是擢廣東參政臨去台人呼號攀留旣至固引年請老僑好學者書童耄一致嘗謂入道當先寡欲平生自奉儉陋賓客至具常食而已吉水民朴而士矜名與僑同時者有張黻以諫留林俊謫死劉觀好學棄官貧居袁

道守法暴死嶺南劉恒今上邑家無帛錢皆爲時所稱
菑涪州人嘉靖初徵爲江西副使

張欽者通州人正德中爲御史巡按畿內江彬初誘上爲宣府之行十年秋上欲出居庸關欽兩疏諫止居數日上復微行出德勝門幸昌平州傳報出關甚亟欽今分守官指揮璽閉關門納鎖鑰分守太監嵩欲往昌平謁駕欽攔轉之曰車駕出關是我與君今日砍頭事不放過違上命頭當砍放過者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英廟土木開我與君頭亦砍寧坐不放駕者頭砍香頃之上使召璽璽對御史在某不敢

擅離轉召嵩嵩謂欽曰我主上家奴也敢不去欽亦止嵩勿行因負御史勅印持刃坐關門下曰孰開門手殺之遂夜草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書廷臣會議於其行也百官扈蹕錦衣隨駕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盡寂不聞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虜欲壞國家事者陛下宜將其人明正刑典若實是大駕卽當有兩宮用寶敕臣乃敢放行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上使者復來欽謬叱曰此詐也使者見門閉還言關御史欲殺臣上大怒曰我自來尚爾顧朱寧捉御史卽殺之其明日梁儲蔣冕

等追上於沙河諫止欽䟽亦聞車駕竟繇東御馬房
從南海子返又二十餘日欽巡關白羊口上微服自
德勝門出夜宿羊房民舍復入關宿一夕問御史安
在者再欽追返不及再上奏則上已去今禁關其一
時名震天下都人盛傳其奏草曰張御史閉關三䟽
明年上從宣府還止居庸關飲八達嶺笑曰去年御
史攔我我今已歸來欽後擢漢中知府累遷工部侍
郎所至皆有政蹟欽事父母有所不悅長跪至解嘗
曰君親一也事之皆不可欺所至承上接下一以誠
心爲主欽後復姓李死而其子孫貧甚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以進士起家累官兵部武選郎中與陸震同時爲車駕員外郎皇太后崩武宗至自宣府旣發喪復欲巡狩震抗言不可上怒其明年復有南巡之命諸大臣莫言者鞏震約人具一疏以上鞏疏先成震讀嘉歎因與同署鞏疏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將之手至是蕩然已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陛下陛下弗知也恐後知之晚已先儒周惇頤曰聖人定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聖人主靜君子慎

動陛下盤游無度流連忘返過動矣古之明王用人之言而顯其身後世不用其言又加罪焉今也又不然臣僚有言時政者左右權臣往往匿不聞言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以他事中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臣故恐陛下知之晚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民無所措手足陛下無故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輕如此則誰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將軍公事陛下天下皆將軍公之臣矣古天子有號爲獨夫有欲爲匹夫而不得者臣切爲陛下懼也陛下始時游戲

不出大庭馳逐止南內而已亡何幸宣府矣幸大同
矣幸太原矣幸陝西榆林諸處矣所至費時動衆州
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
忍至此極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流離奔
踣爭先挈妻子避去卽今江淮饑父子兄弟相食天
時人事如此重以感之幾何不爲盜賊速之死亡也
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
外則望揀無及陛下斯時悔之後矣居位大臣用事
中官親暱群小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
遠去而後得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袖手

秦越不涉休戚者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之詔
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
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還其家夫自古
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簸弄威
權貪圖富貴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紛紛未
已者則江彬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但見可誅之
罪不聞可賞之功乃賜姓封伯托以心腹付以總督
京營使其外挾內擁此騎虎之勢亂之道也天下切
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何惜不以謝天下哉陛

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
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豫建親賢毗承大業臣謂陛下倒置也伏望豫選
宗室親賢養于宮中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就外
藩此宗社無疆之休四海之望也是時吏部員外郎
夏良勝禮部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與醫士王
鏊皆有疏諫嗣後羣臣伏闕者二百餘人上怒甚皆
杖之江彬從中激怒則痛杖以鞞震等六人倡首下
鎮撫司嚴治已鎖項械手足廷跽之五日正跽時衆
曰天子且出鞞曰天子出吾牽裾死之既與震等三

加訊杖坐繫一月除名爲民彬使人途刺鞏有管洪
主事匿而諂之微行乃免始鞏以職方郎中內艱家
居其弟謂鞏此時縣官北狩人心危疑兄且無仕鞏
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
愚至是遺弟詩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
然歸杜門著述貸米留客日中未爨晏如也嘉靖改
元起大理寺丞尋病卒震蘭谿人從章懋講學先爲
泰和令有聲泰和人生祠之方下獄同獄人率處分
後事震獨無一言既出卒嘉靖改元贈太常寺少卿
鞏之卒也行人張岳上疏曰正德末年逆彬弄柄導

引巡幸氣焰薰天犯者糜碎陸震黃鞏慨然首疏其
奸震死杖箠鞏得殘命聖明御極震蒙贈官祭廕鞏
亦亟起班行不意數奇身亡中外相吊臣知鞏毘深
鞏趨向至高學術甚正有定心養性之功故氣節剛
勁而不激有格物窮理之學故論議持正而不詭加
以清修之苦才具之優使天假之年效忠未量國家
贈謚祭葬之典皆視臣子品秩高下至德學氣節爲
衆所推者官資未及褒卹不廢伏望博采公論量贈
一官或祭一壇今有司造墳安葬士氣風俗必有所
補上贈鞏大理少卿鞏體質修羸沉敏好學疾病支

離手不釋卷歎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林俊比鞏美玉精金袁袞曰武廟南巡黃公奮忠極論兩都傳草幾於紙貴郎曰羅張黃三公皆舍身當事而鞏則儒者矣

熊繡

陳茂烈

方良永

熊繡字汝明其先豐城人占籍道州登成化二年進士除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不受一切餽遺除監察御史持大禮不苛細出按陝西有布政使璫贓跡顯著棄官夜遁繡追璫急璫誣奏繡他事逮京亡驗璫坐落職璫所親當路力主謫知清豐陝民

詣闕訴寃者數百人繡爲清豐盡心民瘼時時單騎
巡行鄉社均徭平賦吊死存貧縣人皆肖形家祀居
數年陝大侵鳳翔缺知府起繡爲之清豐民遮留痛
哭如失父母繡抵鳳翔會天旱行禱岐山之下應期
雨至先時巡陝辨一疑獄其人一聞繡至持祀像入
謁弘治初轉山東左參政累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丁內艱起復陞兵部右侍郎已轉左繡剛方清介
與人寡合劉大夏甚器重之時孝宗勵精圖治繡與
大夏戴珊數被召見繡奉命清騰驥四衛勇士得其
虛冒糧餉者數萬人權貴皆銜之未幾孝宗上賓尚

書馬文升舉繡爲右都御史巡撫兩廣繡快快有後
言然其清節不改也日用廩給數升而已他諸供應
一無所取劉瑾使人跡繡其人回瑾曰熊兩廣廩給
外毫無可指公其奈之何正德二年召還南京掌院
尋令致仕而瑾怒不已乃以延綬布豆濕爛坐巡撫
時事罰米五百石責其親輸自是家居杜門不涉世
故繡平生簡直清白恭謹謙退歷官四十三年始終
一節旣卒贈南京刑部尚書賜祭葬逾年太僕少卿
何孟春疏言繡平生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貴能貧
居常能儉敷歷中外守法奉公不要時譽言無爽於

屬垣行弗虧於顧影其在公也蔬食自勵雖廩米有
羨亦斥還官其處家也山居自遠雖親戚餽遺不容
浼已鄉人評繡之清實清而過索繡之過乃過於清
悠悠蒼天竟乏子嗣兄子過繼復先天死遺孤藐然
未底成立遠邇聞知咸相悼惜巡撫都御史秦金因
採輿論爲之奏求葬祭兼請贈蔭所部覆奏已荷恩
允臣生與繡鄰州舊嘗爲繡屬吏知繡尤詳臣往年
見都御史戴珊張敷華之卒其門人屬吏俱爲請諡
主事張鳳翔孔琦之卒其鄉人嘗請卹其家俱蒙詔
許繡賢無媿張戴鳳翔與琦又非比擬用是冒昧重

爲乞請伏望詢諸在廷斷自宸衷嘉賜諡號仍勅所部依琦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孤孫使天下之人知皇上仁德足補天道之所未及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瑞月米一石賜諡曰莊簡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先世故浙人爲興化衛總旗早喪父晝從總旗之役夜則讀書祖母憐其孤弱止之乃韜燈默誦潛心學問上希曾顏祖母沒賣屋以葬并葬其父負土成墳間日行視哭盡哀乃返爲人介狷自脩不妄取人一錢舉進士奉使廣東受學陳獻章之門與李承箕張詡等相切磋授吉安府推官

保惠教化管朴都絕擢監察御史上疏論道士崔志
端不宜爲尚書戶部尚書侶鍾諛佞取寵宜罷尋以
母老乞養茂烈爲推官時考績京師歸至淮上冬月
僵凍爲御史衣布乘牝而已家居養母身灌園供甘
旨暑夜不能具蚊帳惟日究極經書欣然而自足莆
人稱之曰孝廉先生莆舉者舊首推茂烈而彭韶林
俊猶在其後正德中吏部奏茂烈清苦絕俗請改晉
江教諭使資祿近地疏辭不赴後二年有司復請給
之虞粟事聞特詔月與米三石茂烈復疏辭曰微臣
有母今年八十六歲家世貧陋衣食屢給積有繇來

臣家寒儉臣母以故安臣之養而臣亦得自遺其貧
非臣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陛下隆自親之風長
不貪之化下逮疏賤荷蒙收恤其爲慶幸寧臣一家
獨念臣母鞠臣艱苦萬狀來日無多雖勉盡心力尚
難爲報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幸臣貧勞尚未至
是願自致反哺之情不敢重煩有司奏上不允其後
母沒茂烈枕苫終喪近枕處頭髮盡禿卒之日天氣
黯黑道路流歎而竟無子巡按御史王應鵬言茂烈
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伸車而所處
尤困身死無後乞加卹典用勵士風詔蓋坊里門祀

之鄉賢月再給米其家陳獻章曰韓退之稱孟東野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時周有之矣林俊曰陳公領悟既深齟養尤粹每一晤言躁慮消息宿疾頓瘥其物品當是黃憲管寧之右得在聖門可幾焉損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轉員外郎擢廣東按察僉事瓊賊符南蛇作亂衆至四萬守吏多棄城走良永慨然請行時劉大夏總督兩廣遂委攝海南兵備良永統所部兵紀律嚴明他軍莫及比及三載縛其元兇前後擒斬二千百有奇

所獲生口牛馬器械稱是尋推補爲真丁父憂服除
赴補時武廟不朝逆瑾用事外官朝見畢必謁瑾又
候謁其私第至匍伏拜跪良永入朝鴻臚導詣左順
門叩頭畢卽令東向揖瑾良永徑趨出瑾固銜之至
旅寓或勸循例謁瑾者良永曰身可死官可棄禮不
可屈也瑾益怒及吏部除補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
民僉事瑾從中下旨曰是官非額設者良永敢管求
謀補著令致仕去良永去瑾怒未已會海南有愬人
命事欲用此中良永遂奏遣錦衣千戶刑部郎中各
一員往勘之郎中周敏力明良永無罪乃免瑾誅

爲湖廣按察副使藍鄔諸賊寇蜀兩省動兵時洪鍾
爲總制林俊爲巡撫促赴軍門詳議藍鄔平良永贊
畫爲多河南劇賊趙璉走湖湘間削髮自匿良永計
擒之擢廣西按察使巡按御史某挾勢多爲不法良
永率三司暴其奸御史遜去進山東右布政轉浙江
左布政錢寧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兩同官與鎮
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良永諍不得疏乞致仕不允
而寧趨價益急良永疏言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
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
脂韋之罪重于強賂一身患害輕于萬姓荼毒敢昧

死言臣惟民邦本也財民心也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愛財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其民其財尤當愛惜今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和待哺之民嗷嗷千里何等時也謹按錢寧本一廝養賤役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尊之也至矣旣曰義子必爲親臣計寧粉身碎骨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敢攫取民財戕賊邦本有司追價急於星火夤緣爲奸倍而又倍推膚剥髓大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監司監司欲言心未果決臣此時更隱忍不聞則已斂之財必

入寧手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瘁根
抵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亦
思報答陛下待寧奚翅一飯不能圖報則亦已矣反
取邦本而動搖之跡其所爲不孝不忠必誅無赦臣
望陛下下之詔獄明示典刑仍乞急勅巡按御史會
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之價盡給還民未斂之數
卽行停止并按核奸吏影射多科侵剋之弊悉寘諸
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樹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如以
臣言不然置之不問必將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出於
尋常所不料測疏至通政司私以示寧寧懼留良永

疏不下謀遣較尉三人來浙緝捕假勢鬻鈔者而自飾上前乞下今散還前價良永知寧怨恨必中以禍又念母老遂決意求去連上二疏寧從中徑批不允仍私授意以示無憾良永曰此牢籠我耳復乞致仕吏部覆允始良永草疏妻子無知者既行旬日乃露意於鎮守輩咸失色驚愕既反愧謝因緩徵價僚友及浙中士大夫走賀曰五六十年來無此章奏也世廟登極用薦擢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廷推提督操江又推兵部侍郎而良永復以母老乞終養疏請者再上重違其意乃許侍養家居言官部使者奏薦

無虛歲。最後都御史姚鏌請於常格之外，顯示褒獎。吏部尚書喬宇、戶部尚書孫交言、良永居官素謹，家無贏餘。宜依廉官侍郎潘禮孝養御史陳茂烈例，月賜食米。詔有司月給米三石，辭免不允。久之，母卒。上聞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大臣未任授恩，又以廉孝賜月米，皆一時異數也。服除，命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中道疾作，連疏乞休。溫旨勉留，再推南刑部尚書。而良永卒矣。計聞賜祭葬，謚簡肅。弟良節與良永同年舉進士，仕廣東左布政使，終官所居有迹。

郎曰熊陳方清節君子也能陳無後獨方子孫貴